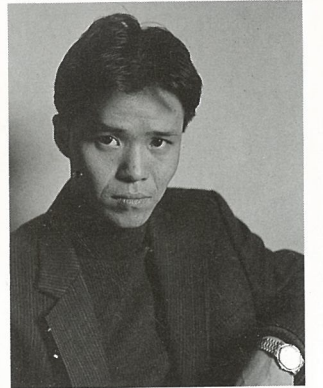


淺談藝術與形而上的會通

龐茂琨



作者近照



說起形而上，歷來為藝術家諱莫如深，生怕受到牽連。由此我在提筆寫下這個題目之後，還心有餘悸。然此中有不得不說者，試論如下。

藝術注重感官的認知，形而上卻不可以感官見知。二者似乎注定水火不相容了。但在許多優秀的藝術作品中，卻出乎意料地見出了形而上的意蘊。其中的道理卻是耐人尋味的，那麼二者的會通處到底在哪里呢？

西方傳統哲學所說的形而上主要指理念、概念等抽象思維的範疇。在形式邏輯的嚴格規則中，形而上與形而下在思維里被分割了，二元化了。於是形而上枯萎成了蒼白的理念，形而下墮落為無

生機的空殼。割裂的二元論，實為知性的戲論，在實際里面，二元的分別是不可得的，強加分別祇會造成知性的煩惱，以及形而上與形而下各自的消亡。所謂“分之則兩傷，合之則雙美”在東方傳統哲學里是這樣表述二者的關係的。所謂東方哲學指的是儒、道等學。西方傳統哲學以二元論為基點，東方傳統哲學皆從一元中流出。《老子》說：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萬物。”《中庸》說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”（在此“道”表示為“中”）。與西方不同，形而上的道在這里不再是理念思維的範疇，“道可道、非常道、名可名、非常名”（《老子》）“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”（《中庸》），認為事物的精極處非



知能知，因而道無方所，不屬時間，思維語言乃是三維時空的產物，不能用來表達超時空的道。這有時用“空”、“無”等來表述，但非一切無有之意，僅指道之不可思議，不可以規定範圍。說到這里，似還沒有找到會通處。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其中“道不遠人”的思想，孔子說：“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”；有人問莊子，道在何處？莊子說“無所不在”乃至“道在屎溺。”

道雖不可思議、卻不是飄渺虛玄的外在物，道即在目前，所謂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者。禪宗更徹底地把道稱為人的“性”即“自性”。禪宗中有段引經之文對此表述得尤為親切。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：性在何處？尊者說：性在作用。王問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見。尊者說：今現作用，王自不見……接著尊者為王演說性之作用：“在胎曰身，處世曰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論談，在手執捉，在足奔運，遍現俱該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。”在這里，形而上的道就完全表述在形而下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手、足等感官活動中了，而諸感官的功能即是心的功能，而藝術的實踐是離不開感官活動的，也即是不離心的。寫到這里，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藝術之會通已躍然紙上，會通處即是這個“心”。能悟這個心，形上形下的隔礙，乃至宇宙萬有之差別，無不會通、無不消融，因為一切之差別相畢竟一元。

於是隨拈一物，無不是道，隨拈一物，無不是眼、耳等所攝的色相音聲等，美術、音樂等藝術形式由此興發。於是，畫中的一色一形即是心性，即是形而上，也因此藝術作品才有了雋永的意味。然而，一切藝術活動既都是心性的實踐，是否就是說一切藝術作品都能表現形而上的意蘊呢？回答是，並不盡然。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，有著順性而動與逆性而動的差別，這種差別在對藝術的認識及創作中表現得尤為顯著。有的藝術家具備對一元境界不同程度的直覺體認，因而他的作品就有形上的意味，反之就缺乏形而上那種沖融之氣。這種沖融之氣實來自於真性情之發露，《中庸》說“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”順著萬物及我人本性去做才是合於道的。又說：“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……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、萬物育焉，”這些哲言不正道出了藝術創作的真趣嗎？藝術家的創作即是自己性情的抒發，而當這種抒發與天地萬物的自然節律和諧共振、相互默契的時候，天才的上乘之作才出現於世，

高濟民國畫作品選

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BY GAO JI MIN

“十八羅漢”六幅  
The Eighteen Disciples  
of Buddha (six)

